

秦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山地之一。

这里森林茂密，溪水淙淙，厚厚的苔藓下埋藏着一座座碑石残垣，无尽的藤蔓中缠绕着一个个远年故事……

除却这神奇与悠远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——顶天立地的林业工人。

在绵延500公里的秦岭南坡，珍珠般散落着宁东、宁西、龙草坪、长青、太白、汉西六个林业局。一万多名林业工人，在秦岭腹地，在高山峡谷的尽头辛勤劳作着。雁来雁去，花开花落，他们用咸咸的汗，用滚热的血默默滋润着这片38万公顷的山林，为这片美丽的山地增添了更加绚丽的光彩，谱写了更加悲壮乐章。

#### 勘察设计院

去年，共青团西安市委在表彰新长征突击队的大会上，九面红旗都被领走了，唯有宁西林业局森林勘察设计院的红旗孤零零放在主席台上。人们注视着那面耀眼的旗，窃窃私语，人呢？

人，在高山峡谷的尽头，太深了，难以到达省城。这个队在秦岭里转了21年了，专管森林资源调查与线路勘测。谁的脚下都有路，他们没有。他们脚下是丛林草莽，是鹿的蹄印，是熊的踪迹，几十名队员钻林子越沟坎跑的路加起来已超过315万公里，可以进行第126次

调查时，任百恒小组在大兴安岭老林里迷了路，虽然带着罗盘，但他们自我意识调整不过来，总觉得附近有磁场什么的影响罗盘准确，便凭着感觉走，到半夜都没走出林子。队上人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四处寻找。他们小组三位弟兄幸好碰见辆拉料车，和木头们一起在大雨中被运进了一个叫碧水的陌生小镇，落难公子似地红口白牙跟饭铺女老板要了碗粥喝，随后就以“老陕”的姿态在小镇影院前的台阶上趑趄下来等待天色放亮……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

叶广岑 韩庚

老爬岭？2900多米呐，地质队，调查队上去过不少，没一个在上头站得住脚的，你们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！这伙人一咬牙硬是上去了，在上头一住52天。老乡说，这伙后生简直不是人！

山高林深，什么玩意都有，专往人衣裳里钻的裤裆蜂；粘在枝梢伺机投靠人身的旱蚂蟥；爱钻人腋下、肚脐的草蓖虱；更有蠕动着草间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蛇……哪个都不是善茬。奔波一天，晚上回帐篷还要脱光衣服互相用针挑出钻入皮肤的蓖虱。有一次，队员吴方健在山梁子上让无名小虫咬了，20分钟后浑身肿得失了形，痒得他在地上乱滚，哀求同伴用皮带抽。可谁也不下手，只能噙着泪看他滚，直到他精疲力尽，再也喊不出声为止。

协助东北搞森林

调查时，任百恒小组在大兴安岭老林里迷了路，虽然带着罗盘，但他们自我意识调整不过来，总觉得附近有磁场什么的影响罗盘准确，便凭着感觉走，到半夜都没走出林子。队上人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四处寻找。他们小组三位弟兄幸好碰见辆拉料车，和木头们一起在大雨中被运进了一个叫碧水的陌生小镇，落难公子似地红口白牙跟饭铺女老板要了碗粥喝，随后就以“老陕”的姿态在小镇影院前的台阶上趑趄下来等待天色放亮……

于是，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，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，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“北京亮相，哥们儿大闹行包房”后增加了新的一回：“东北裁份，任百恒夜观碧水镇”。

#### 采育队

见过伐树的么？“顺——山——倒——”，一声猛吼，撼山震岳，回音万千，惊起飞鸟无数。一阵呻吟，一阵轰响，那树带着疾遽的风沉闷地倒下，大地随之阵战栗。

伐木的汉子巍然而立。我国人均森林面积仅占世界121位。我国木材需求量正以每年5%—15%的速度递增。

我国到2010年将出现中龄林断档。伐木工不愿砍又不得不砍。人们不愿听那揪人心迫的伐木号子又不得不听。尽管这种带有原始的、野性的吼在山的深处已经稀疏。

伐木工人们喜忧参半。早晨吃罢两个杠子馍上山，干一天，饿一天，水都喝不上，回来狠啮一顿，便钻进被窝里看月亮。山上晴雨无常，淋成落汤鸡是常事，那份单调、枯燥、寂寞就更不用说了。但四面八方要木材，还得干，得好好干。

伐木工王春孝，生长在富饶的兴平县，听说林业局招工，全民所有制，被验上后美得几晚上没睡好。上班了，一人发根木

棍，干啥？说是撬杠，集材时撬原木用的。真干起来，才知这可不是玩的，木头撬到坎中央，没劲了，没劲也得硬顶住，只要一松懈，一两接粗的原木下来，人就“擗了面”，非死即伤。在山里干过20年以上的伐木工，身上都有数不清的伤，死里逃生好几次。

在龙草坪小沟河林场，我们见到伐了一辈子木的何祥云。老何没文化，能喝酒，长一身棱角分明的腱子肉，干起活儿十分利落。现在，当了多年先进的老何坐着，一脸愁苦。他委屈。别的行业超产有奖，他们砍树的超产了要挨罚——龙草坪木材年产量已从5万立方减到1.4万立方，集中力量搞经济林和综合利用了——完不成任务反而有奖，真窝囊。

为了宝贵的绿色资源，打几年前起，林场就多了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子——专管



下了班，长青局建筑队的自乐班在海拔的大坪吼开了秦腔。

栽树、抚育中幼林。采育队名符其实，既采又育。现在，老何看着那谷底冉冉升起的岚雾，托着腮，不言语。育林的女子们也在看雾，指手划脚谈论那架在雾中的线，过几日，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一安好，她们晚上便可以与山外运动同一个步伐了。

云雾涌来，将老何与女子们统统遮了。

#### 工程队

活人坪梁。听这名就够。海拔3000多米，云缠雾绕，山风摧撼，更有什么孙二娘卖人肉包子之类黑店的传说，能活着翻过去实属不易。长青林业局华阳林场工程二队就驻扎在活人坪梁下的大坪。除了他们这里再无人烟，站在工棚门口朝远望，群山都在脚下拱拱。

他们的任务是开路，好把木材往山外运。在猴都不住的地方筑路，苦极。伐树挖根，修便道，挖土方，炸山石，推路基，整路面，上头要跑汽车，跑集材拖拉机……七月天，山外热浪翻滚，二队的每个工棚里却都在地当间放着炭火盆。队长魏双安说，都说这是神仙住的地方，哪知我们的难处哩。山高气压低，水80度就开锅，米饭夹生，面条粘牙，洋芋是主菜；木板墙、毛毡顶的工棚里都留着泄水沟，90%的老工人腰腿疼。有一宿，左德友、曾定文三班那几个睡醒了一睁眼，嗨，房顶让风掀了，人在雪里睡着，啥鬼地方！五、六级风在这算是微风习习，冬天雪有一米厚，施工要走七公里。五十米高的绝壁，腰

里拴根绳上去，悬在半空抡锤打眼。眼下正施工的右手沟，地质结构复杂，炮眼里直冒水，一天干下来，人人都成了泥猴。

谁能说这活不苦呢？

苦中也有取乐的法子，吃罢晚饭，秦腔自乐班就开戏了，“月光广场”上，围着老老少少一大帮子人，高亢的板胡拉过前奏曲，开山劈路的汉子迎着风大吼一声“窑门外拴战马——”，群山呼应，比那西征的薛平贵更悲凉、更苍劲。

红日自山顶坠落。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沿坡蜿蜒而上。1935年，程子华、徐海东率领红25军曾沿这条路翻过活人坪梁走向北方。如今，半个多世纪过去，望着这条隐没在草丛中的路，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匆匆走过的红军，那些人尽管是一脸疲惫，一身硝烟，但五个角的红星仍在闪烁，至今那么清晰，那么真切。他们的足迹凝聚着向往，凝聚着几代人的追求……筑路工人们沿着红军的印迹在向上攀，行进中，时时可以嗅到并未走远的先辈们的气息。

难怪，他们能锲而不舍地在高山顶上开出一条大路……

#### 青春与热血的奉献

山中有首歌：“有女不嫁伐木场，伐木场里住草房，郎君有朝回家转，捎回一堆破衣裳。”

山里工人顶难找对象。

宁西局森调队的精小伙回到局里个个英气逼人，姑娘们拿眼不住地瞄。真谈婚事，她们就往后缩了，谁也不愿半年守空房，谁也不愿缝洗那堆破衣裳。森调队的小伙们为此不忿，与那些长年坐办公室的小白脸相比，他们什么也不差！于是个个变得高傲冷峻，犟牛似的，越发往山高头没人的地方钻。队长洪宗生问我们，能不能登个集体征婚广告，当然是下策，首要的还是记者转告诸位读者姑娘，让她们想着秦岭山中有一群把青春献给森工事业的后生们。

他们不仅仅献出青春。

我们到达白杨坪采育五队时这里正被一层厚重的悲哀笼罩着。前天，他们的同伴马舜娃施工时被塌下的山石击中头部，离大伙而去了。马舜娃17岁干林业，35岁便为林业献身。在这位普通伐木工的宿舍里，他擗的面晾在案上，洗净的衣裳还没来得及迭，锋利的弯把锯立在床头……他似乎还活跃在同伴们中间，可却永远地走了，与悠悠的绿草，与亘古长存的山融为一体。他同房的工友赵文卓把一口烟丝毫不剩地吞进肺里，慢慢地说，把木头运出山不容易，这是个玩命的活儿，要流血……

我们又想起宁西局那89公里进山路，修路时整整牺牲了89名筑路工，崎岖的山路每一公里都是用鲜血铺就的。山间那一座座不起眼的墓碑，记载了一个个悲壮的故事，埋葬了一个个不息的魂灵，也激励着一个个后人。

山野静寂，残月清冷，深谷荒凉，唯有清明节留下的纸花在松枝间摇曳……秦岭默默。

（题图 赵世霖）



刊头设计 赵国明  
本版编辑 叶广岑

林间（木刻）王小峰